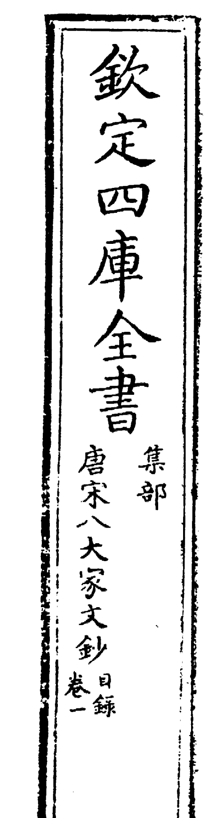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目錄卷一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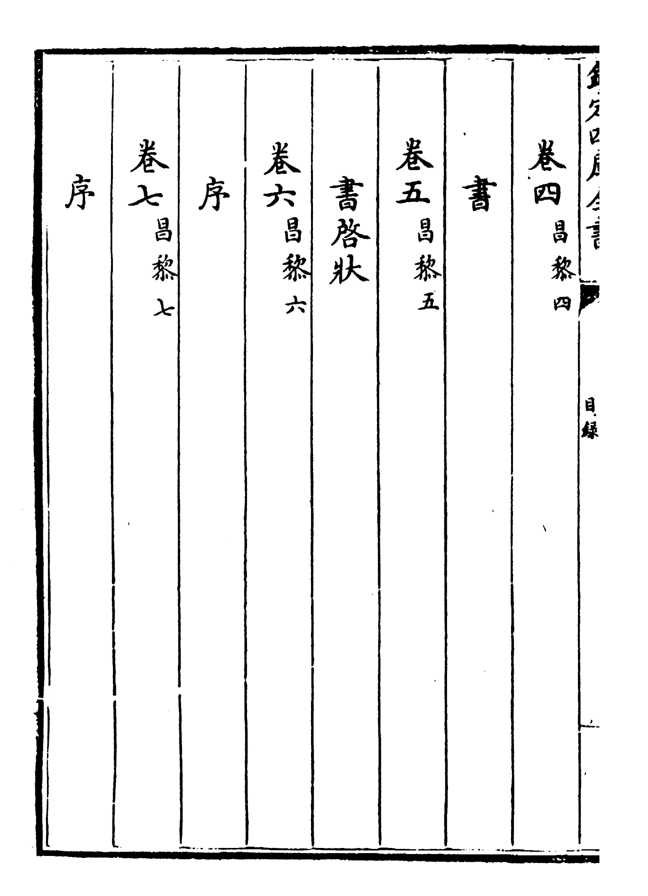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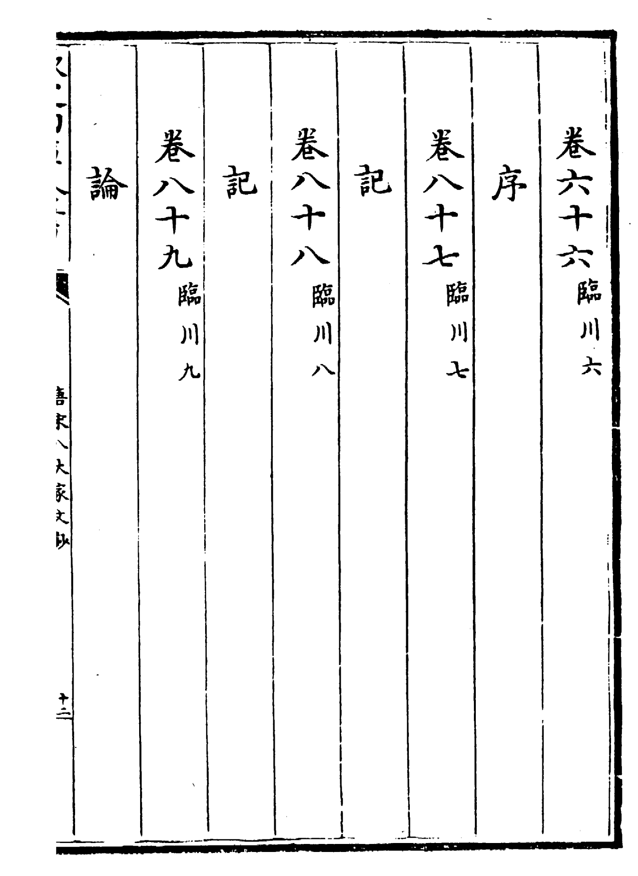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唐宋八大家文鈔目錄　　總集類





臣等謹案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
明茅坤編坤有徐海本末已著録世傳唐宋

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考明初朱右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為八先生文集坤蓋有所本也然右書今不存惟坤此集為世所傳習凡韓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歐陽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抄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鞏文十卷蘇洵文十卷蘇軾文二十八卷蘇轍文二十卷每家各為之引說者謂其書本出唐順之坤據其稿本刊

板以行撰為已作如郭象之於向秀然坤所作序例明言以順之及王慎中評語標入實未諱所自來則稱為盜襲者誣矣其書初刊于杭州歲久漫漶萬歷中坤之孫著復為訂正重刊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歐文之後今所行者皆著重訂本也自李夢陽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漢而秦漢為窠臼自坤白華樓稿出以機調摹唐宋而唐宋又為窠臼故

坤嘗以書與唐順之論文順之復書有尚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之語又謂繩墨布置奇正轉摺雖有專門師法至于中間一段精神命脉則非具今古隻眼者不足與此云云蓋頗不以能為古文許之今觀是集大抵亦為舉業而設其所評論疏舛尤不可枚舉黄宗羲南雷文定有荅張自烈書謂其韓文内孔司勲誌不曉句讀貞曜先生誌

所云來吊韓氏謂不知何人柳文内與顧十郎書悮疑十郎為宗元座主歐文内薛簡肅舉進士第一讓王嚴疑其何以得讓又以張谷墓表還員外郎知陽武縣為當時特重令職孫之翰誌學究出身進士及第為再舉進士皆不明宋制而妄為之說又謂其圏點批抹亦多不得要領而詆為小小結果皆切中其病然八家集浩博學者徧讀為難書肆選

本又漏畧過甚坤所選録尚得煩簡之中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為初學之門徑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户誦固亦有由矣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叙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為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顔淵子貢以下並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葢天生賢哲各有獨禀譬則泉之温火之寒石之結緑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禀之氣而又必為之専一以致其至伶倫之於音裨竈之於占養由基

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遼之於丸秋之於奕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輩始乃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為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

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而況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敘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並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啟於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為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離

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藝之遺則共為家習而户眇之者也由今觀之譬則世之走騕褭騏驥於千里之間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輟者有之矣謂涂之薊而轅之粤則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薄不足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則必太羹

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帶雲罍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即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即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輳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豈不湛淫滌濫而互相剽裂已乎予於是手掇韓公愈柳公

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為批評之以為操觚者之劵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盭已謹書之以質世之知我者時萬歴己卯仲春歸安鹿門茅坤撰

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

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予獨以韓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序事法故於風神處或少遒逸予間亦鐫記其旁至於歐陽公碑誌之文可謂獨得史遷之髓矣王荆公則又別出一調當細繹之序記書則韓公崛起門戶矣而論策以下當屬之蘇氏父子兄弟四六文字予初不欲錄然歐陽公之婉麗蘇子瞻之悲慨王荆公之深刺於君臣上下之間似有感動處故錄而存之

予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鑱畫其紀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為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予不錄錄其貶永州司馬以後稍屬雋永者凡若干首以見其風概云然不如昌黎多矣

宋諸賢敘事當以歐陽公為最何者以其調自史遷出一切結構裁翦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處予故往往心醉曾之大旨近劉向然逸調少矣王之結搆裁翦極多鑱洗苦心處往往矜而嚴潔而則然較之曾特屬伯仲

須讓歐一格至於蘇氏兄弟大畧兩公者文才疎爽豪
蕩處多而結構裁翦四字非其所長諸神道碑多者八
九千言少者亦不下四五千言所當詳畧斂散處殊不
得史體何者鶴頸不得不長鳧頸不得不短兩公於策
論千年以來絶調矣故於此或殺一格亦天限之也
予覽歐蘇二家論不同歐次情事甚曲故其論多確而
不嫌於複蘇氏兄弟則本戰國策縱横以來之旨而為
文故其論直而鬯而多疎逸遒宕之勢歐則譬引江河

之水而穿林麓灌畎澮若蘇氏兄弟則譬之引江河之水而一瀉千里湍者縈逝者注杳不知其所止者已語曰同工而異曲學者須自得之

蘇明允易詩書禮樂論未免雜之以曲見特其文遒勁子瞻大悲閣等記及贊羅漢等文似狃於佛氏之言然亦以其見解超朗其間又有文旨不遠稍近舉子業者故並録之

曾南豐之文大較本經術祖劉向其湛深之思嚴密之

法自足以與古作者相雄長而其光燄或不外爍也故於當時稍為蘇氏兄弟所掩獨朱晦菴亟稱之歷數百年而近年王道思始知讀而酷好之如渴者之飲金莖露也

予嘗有文評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

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崱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麗逸宕若携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相如揚雄諸君子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王安石蘇洵轍至矣鞏尤為折衷於

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薾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俟知音者賞之

八大家而下予於本朝獨愛王文成公論學諸書及記學記尊經閣等文程朱所欲為而不能者江西辭爵及撫田州等疏唐陸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即如浰頭桶岡軍功等疏條次兵情如指諸掌況其設伏出奇後先本末多合兵法人特以其稍屬矜功而往往口訾之耳嗟乎公固百世殊絶人物區區文章之工與否所

不暇論予特附揭於此以見我本朝一代之人豪而後世之品文者當自有定議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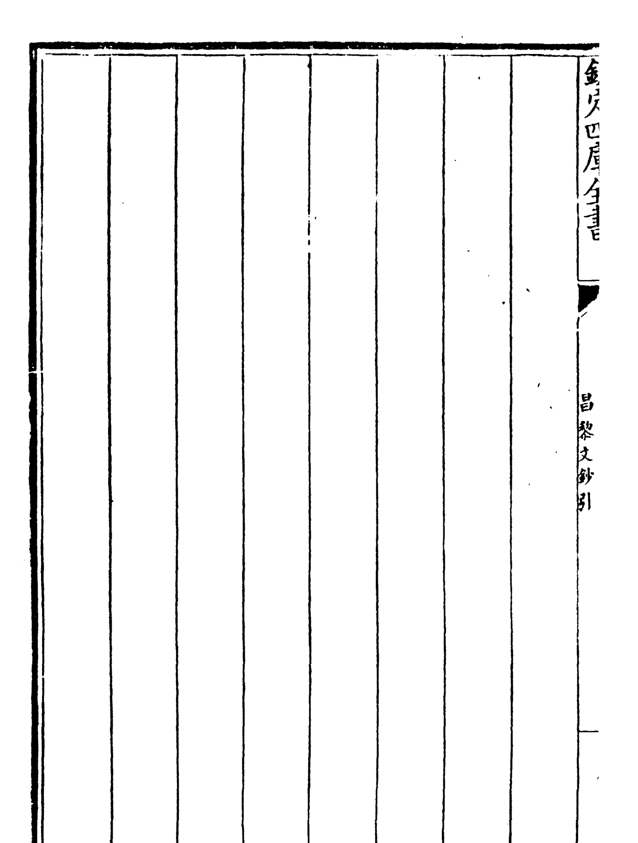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文鈔

昌黎文鈔引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絶如帶矣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泝孟軻荀卿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翺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

聾瞶中而欲獨以黄鍾大吕鏗鍧其間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修蘇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弱而退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廼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勦而贋有志者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為力也不尤戞戞乎其難矣哉要之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予故於漢西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録其表狀九首書啟狀四十

六首序三十三首記傳十二首原論議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碣銘五十二首哀詞祭文行狀八首釐為十六卷昌黎之竒於碑誌尤為巉削予竊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揞扶幅尺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户譬則達摩西來獨開禪宗矣歸安鹿門茅坤題



昌黎本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

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宫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還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

政覽之竒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
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
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
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
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
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
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
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

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寛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

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疎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隷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

隷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
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
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
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
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
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
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
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為逆

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思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

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凑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鋭不詭隨與人交終始

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内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説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

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昌黎本傳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

明 茅坤 撰

昌黎文鈔一

表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不獨碑文冠當世而表亦壯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勑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

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
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
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竊惟自古神聖之君
既立殊功異德卓絶之跡必有竒能博辯之士為時而
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
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
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
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

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迹俱亡善惡惟一然則兹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内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

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叢
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
强顔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録
封進無任慚羞戰怖之至

論佛骨表

韓公以天子迎佛特以祈壽護國為心故其議
論亦只以福田上立說無一字論佛宗旨

臣某言伏以佛者西域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

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

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

寔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歴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西土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

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潮州刺史謝上表

昌黎遭患憂讒情哀詞廹

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

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

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

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揺毒自防外順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

以告神明東廵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内隷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䰟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論捕賊行賞表

識達事體文亦典刑

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内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葢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絶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廵繞瞻視咨嗟歎息既

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辨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何哉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

于賊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况自陛下即位以來繼有丕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强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

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强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强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

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黄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

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悉陋僻惷之罪而收其懇欵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

復讐狀

以經術斷律當與子厚文參看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

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葢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

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

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議論博大而氣亦昌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歳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歳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

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縁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

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

論淮西事宜狀

始予慕昌黎為文詞或特疑其馬遷劉向以下一文士而已及讀所論淮西事宜並鑿鑿中名實可當施行其經畧措置與宋之韓范富歐亦畧相當特韓范諸君幸而遇則聲施昌黎未幾即為讒搆

所坐不遇則摧悲乎豈非士之幸不幸由命哉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

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為

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

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刦皆能自防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

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潤遠難相接應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

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廹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勑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諭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茍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
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人
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
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
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
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
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詩侵

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敕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以前件謹録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黄家賊事宜狀

處分亦確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黄家賊不相隣接然

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

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妄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服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

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

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論變鹽法事宜狀

昌黎經濟之文如此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

聞奏者張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
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
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
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
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賖貸
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
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

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

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

安可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録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録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歳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歳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

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羸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令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

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秖按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

絶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户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别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廵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

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糴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糴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絶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

去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

而食官自糴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糴與不自糴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糴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

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

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羸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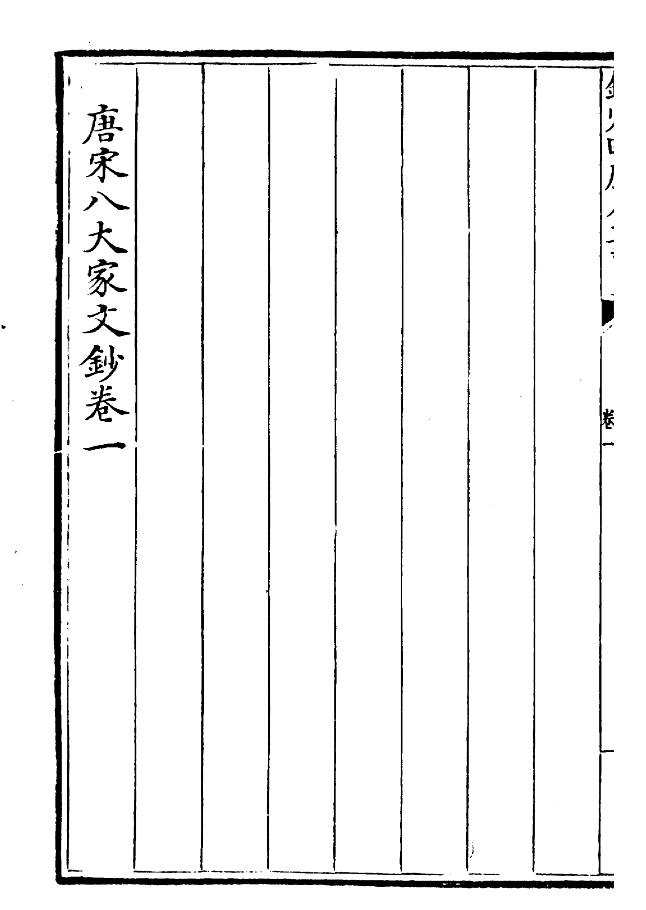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强巡官檢責所在實户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吏流亡今令責實户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

價辨與不辨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榷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

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
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
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
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
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
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
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

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
等各陳利害者謹録奏聞伏聽勅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